



我的忠县同乡、交往近40年的马识途告诫我 谋生之外，弘扬祖国文化 不可轻言放弃

□陈仁德

忽然得知马识途前辈于3月28日晚去世了，享年110岁。我想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高龄的作家，没有之一，就在不久前他还在写作。按照传统说法，他属于喜丧，但是我却无法“喜”起来，仍然从心底涌起一阵阵的悲哀。

我和马识途先生是忠县同乡，从1985年第一次到成都拜望他，到现在交往近40年了。其间，到他家去的次数难以胜数，在他家之外的地方见面更多。他很喜欢我这个来自家乡的后生，对我青眼有加，就连他的女儿和司机都对我很熟悉。

此时万千往事一起涌上心头，如零云，似断梦，真不知从何说起。



马识途为作者(左)写对联

1 第一句问“小陈，穿这么单薄，不冷吗？”

1985年一个初春的日子，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高干楼里，我拜谒了仰慕已久的马识途。那时我的身份是《忠县志》编辑，专程到成都向他了解忠县近现代一些历史人物情况。那天马识途先生的胞兄马士弘(又名千毅)先生和著名抗日将领罗广文将军的长女罗佑群女士陪我前往。马士弘特地为我准备了一个小收录机，要将谈话全部录下来。叩开房门前的最后一瞬，我还怀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敬畏之情。但是后来发现，忐忑是多余的。房门打开，我看到的是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，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，连连说：“请进，请进。”那天天气很冷，他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小陈，穿这么单薄，不冷吗？”这使我绷得紧紧的神经一下就放松了。

我环顾马老的书斋，顺墙摆着一长排高高的红木书橱，颇为别致，书橱的玻璃门上挂满了马老自己书写的条幅，行草篆隶诸体兼备。那天正好是马老70岁生日的第二天，一幅墨迹清新的《七十书怀》挂在书橱上，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写的是“七十春秋转过眼，学书学剑苦蹉跎……”另一副自书对联是“半时空磨三尺剑，一生辜负五车书”。就在这间翰墨味极浓的书斋里，马老接受了我的采访，一口气谈了3个多小时。随着录音机吱吱运转，我准备的两盘录音磁带都录满了。

马识途先生所谈内容涉及忠县若干历史人物，有许多是极其宝贵的独家资料。谈到罗广斌(罗广文异母弟、罗佑群么叔)的人生道路，马识途先生说：“罗广斌是我亲密战友，我们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，我很了解他。有的文章宣传罗广斌从小有远大志向、勤奋读书等等，都不是事实。他小时成天贪玩好耍，醉心做航空模型，根本不想读书。我们马家和罗家是通家之好，他父亲不放心，怕他堕落了，要他到昆明来跟我，意思是交给我管教……这以后他的人生才改变了，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……”

接下来又谈了他的父亲马玉芝，曾任大邑县和洪雅县县长，辞官回乡后在地方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。他的堂妹马秀英，怎么走上革命道路，最后牺牲在渣滓洞集中营。他的老师陈孟仁当年怎么办学……

采访结束时，我顺便将自己创作的部分诗词呈交马老校正，谁知他竟夸奖我写得好，并当即提起狼毫笔来为我题写了“业精于勤而毁于嬉，行成于思而毁于随”的条幅。我大喜过望，一时语塞，竟不知说什么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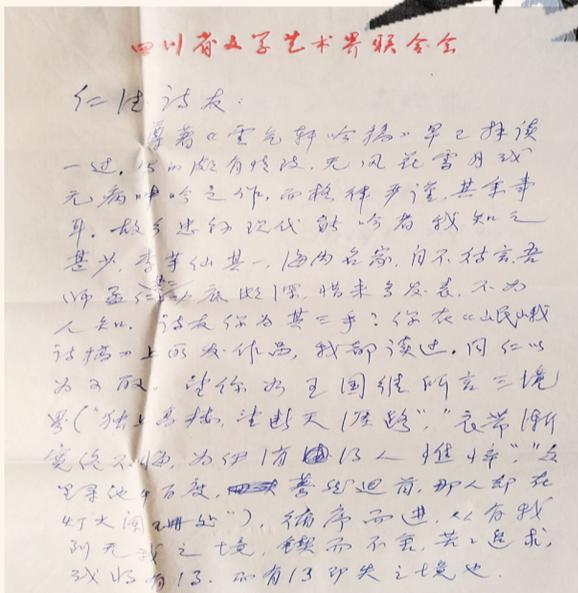
我返回忠县后将记录笔记和录音全部整理成文字，手写抄正足足有两万多字，命名为《成都访马识途记》。之后辗转多次搬迁，稿本不知弃置何处了，也许某一天会忽然冒出来吧。

2 我多次向马老求字，他总是有求必应

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曾就读四川大学，从学校骑自行车去他居住的指挥街71号很方便，因此见面机会较多。那时我已经加入了四川省诗词学会，而他是学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，在诗词写作方面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持。后来我终于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云气轩吟稿》，他热情地为我书赠墨宝，并专门写来一封信谈他的看法。现将这封信录于下：

仁德诗友：
尊著《云气轩吟稿》早已拜读一过，写得颇有情致，无风花雪月或无病呻吟之作，而格律严谨，其余事耳。故乡忠县现代能吟者我知之甚少。李芋仙其一，海内名家，自不待言。吾师孟仁其二，功底颇深，惜未多发表，不为人知。诗友你为其三乎？你在《岷峨诗稿》上所发作品，我都读过，同仁以为可取。望你如王国维所言三境界：“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循序渐近，从有我到无我之境，锲而不舍，苦苦追求，或将有得，而有得即失之境也。
我特为你写几个字，以表我意。

马识途
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四日



马识途给作者写的信

他对我的评价很高，称我为忠县清末以来诗人的“其三”，第一名是清末曾国藩的大弟子李芋仙(士莱)，第二名是他的老师，原忠县师范校长陈孟仁先生，第三就是我，这让我有点“受宠若惊”。同时他又对我提出了希望，望我如“王国维所言三境界”继续努力，给了我力量。

我有点贪心，后来又请他赐予了多幅墨宝。还请他为我哥哥为我儿子等都赐了墨宝。忠县一些朋友知道我和他的关系，也来找我向他求字，“忠县中医院”“忠县东方酒楼”这些招牌，都是通过我向马识途求的字。他对我可以说是有求必应。我后来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，再有人来找我向马识途求字，我一概婉拒。

3 匿名评审《忠州赋》，马老选中了我的

我为我书写的最大的一件书法作品，是忠县长江大桥桥头的《忠州赋》。

那是2002年，忠县长江大桥落成了，县上在北桥头建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，决定要在碑上用60平方米的青铜镌刻一篇忠州赋。我应邀完成了《忠州赋》初稿，但这时另外一位文友也撰写了一篇《忠州赋》，这位文友是县委老领导，很有威望。在两篇《忠州赋》之间到底选用那一篇，让当时的县领导很头痛。此时县长陈明忠心生一计，说：“把两篇都带到成都去，请马老定夺。”于是陈明忠县长专程到成都马老家，将未署名的两篇《忠州赋》面呈马老。马老看后立即嘉许我的作品，并说如果采用这篇，他将亲自书写。这时陈明忠县长才告诉我，这篇就是陈仁德写的。马老当时对陈县长说：“陈仁德是我学生啊，他写得好。有些小地方我再修订一下就可以定稿了。把他叫到我这里来，我们一起商量修改意见。”

为此，我于2002年5月6日，如约赶到马老家。一进门马老就说：“来，这边坐，坐到我身边来，我们好好谈谈。”他指着茶几上的茶碗说：“我把你的茶都泡好了。”我揭开茶碗，便有一股茶香扑鼻而来。

他从书案上拿过一叠书和一些资料，开始和我讨论《忠州赋》的问题，那一叠书是张光年的《文心雕龙骈体语今译》、朱光潜的《诗论》、曾国藩的《经史子集要义》，我的《忠州赋》也在那中间。马老把一本本书翻开，念出其中一些论赋的段落，给我讲赋的由来、演变、兴衰以及其内在的特质、基本规律、章法布局等。那些书显然他都预先看过，在一些地方书角折了起来。

“赋讲究铺叙，要求大气磅礴，词藻华丽，奔腾浩荡，气韵流动……现在到处都在作赋，其实能作赋的人很少……”马老神采飞扬，边说边挥着手，说到赋体应“气象开阔”时，他将双手放在胸前，然后像做扩胸运动那样向两面展开，那姿态就像一个年轻人。

谈到拙作《忠州赋》，马老将文稿凑到眼镜前又看了

一阵，说：“你的章法合乎赋体的要求，通体对仗，一韵到底。你作了很多努力，花了很多心血，已经基本成型。”马老也指出了拙文明显的不足，首先是开端气势不足，影响全篇的感染力，其次是字数还可压缩，以使其更精练。马老说，不要交给这个那个来改，越改越糟，文章是特殊产品，应自己改定。他叫我改定后寄给他，由他书写刻石。到时候署名为“陈仁德撰稿，马识途修订并书”。

“马老，您亲书我的文章刻碑，将是我一生的光荣。”我很感激地对马老说。马老伸出手来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：“我们都为家乡服务吧！”这一刻，我真的很感动。马老告诫我，除了谋生之外，应毕生致力于弘扬祖国文化，不可轻言放弃。

不久，《忠州赋》定稿了，88岁高龄的马识途先生站立着一丝不苟工整整书写完毕，署名为“忠州人陈仁德撰稿，马识途修订并书”。22年过去了，用60平方米青铜镌刻的《忠州赋》一直屹立在长江之滨。马识途先生后来回乡视察，还特地到长江大桥桥头仔细观看了纪念碑上他书写的《忠州赋》，表示很满意。

4 “仁德，我有一个五年计划”

2009年，忠县新的城市广告词拟定为“半城山水满城橘”，又有人配上了对句“一州忠义九州魂”，于是又由我带队去成都马识途先生家，请他书写这副对联。在我非常熟悉的他那间书房里，95岁高龄的马识途铺开纸蘸好墨，正准备挥毫书写，忽然放下笔回头问我：“仁德，这副对联不合律，你看过了吗？”我当时非常尴尬。这副对联不合律我是知道的，但已经定下的内容，岂容我妄加修改？马老又问同时在场的另外一个县里的干部：“你们怎么不给仁德修改呢？”现场气氛变得沉闷。大概马老也发现了我们的尴尬，他稍停了一下说：“我还是给你们写，但是，我只写上联，下联不写。”说着他就龙飞凤舞地写下了“半城山水满城橘”七个字。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。这就是至今马老写下的那副对联仅有上联而没有下联的原因。

那天在马识途先生客厅里，他指着墙头的一张写着“百年长寿”四字的横幅对我说：“仁德，我有一个五年计划。”我不明白他的五年计划是什么，向他请教。他说：“我今年95岁了，我计划再活五年，满100岁，这就是我的五年计划。”我才恍然大悟。

他告诉我，没有什么养生诀窍，主要是要心胸宽阔。他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其实我早就患过癌症了，肾癌，切除了一个肾脏。那时我都快90岁了，医生说风险太大，不敢给我动手术。我对医生说，尽管做就是，不要怕，即使出了风险我自己承担。当年出生入死做地下工作，好多战友都牺牲了。我活到这个岁数已经很知足了。”

2010年春节，他从成都给我寄来了手书的新年贺卡，文曰：“故寂然凝虑，思接千载，悄焉动容，视通万里。吟咏之间，吐纳珠玉之声；眉睫之间，卷舒风云之色。其思理之乏致乎！”这是从《文心雕龙》上摘录的警句，可想他仍然是很关注我的“吟咏”的。

同年重阳节，是马识途先生的胞兄马士弘(千毅)先生100岁诞辰。现场又见到了马识途先生，自是非常高兴。那天马识途先生兴致很高，拄着拐杖登台致辞，那个气度简直不摆了。最精彩的是他致辞中的一段话：“哥哥，你说话要算数哦。你答应过我，等我满一百岁的时候要来吃生酒，一定要来哟。”这段话真的很妙，他不说祝福哥哥高寿再高寿，而是“说等满一百岁的时候要来吃生酒”。这话还真说灵了，5年后，马识途先生的哥哥还真的来了吃生酒。马识途兄妹四人都是高寿，平均年龄上了百岁。

唉，不知道还有好多好多往事，留到下次再写吧。尊敬的马老前辈，我会永远铭记你对我的奖掖鼓励，永远感谢你为我书写《忠州赋》以及所有的一切。你在天堂里要好好的，等我百年后再相见。

2024年3月28日夜
(作者系重庆文史书画研究会原副会长 图片由作者提供)